



中国经典名著

# 阅微草堂笔记

(下)

[清]纪昀著

学苑音像出版社

## 目 录

卷十五 姑妄听之一 .....	1
卷十六 姑妄听之二 .....	33
卷十七 姑妄听之三 .....	63
卷十八 姑妄听之四 .....	94
卷十九 滦阳续录一 .....	128
卷二十 滦阳续录二 .....	145
卷二十一 滦阳续录三 .....	161
卷二十二 滦阳续录四 .....	177
卷二十三 滦阳续录五 .....	193
卷二十四 滦阳续录六 .....	212

## 卷十五 姑妄听之一

余性耽孤寂，而不能自闲。卷轴笔砚，自束发至今，无数十日相离也。三十以前，讲考证之学，所坐之处，典籍环绕如獭祭。三十以后，以文章与天下相驰骤，抽黄对白，恒彻夜构思。五十以后，领修秘籍，复折而讲考证。今老矣，无复当年之意兴，惟时拈纸墨，追录旧闻，姑以消遣岁月而已。故已成《滦阳消夏录》等三书，复有此集。缅昔作者，如王仲任、应仲远，引经据古，博辨宏通；陶渊明、刘敬叔、刘义庆，简淡数言，自然妙远。诚不敢妄拟前修，然大旨期不乖于风教。若怀挟恩怨，颠倒是非，如魏泰、陈善之所为，则自信无是矣。

适盛子松云欲为劖劖，因率书数行弁于首。以多得诸传闻也，遂采庄子之语名曰《姑妄听之》。

乾隆癸丑七月二十五日，观弈道人自题。

冯御史静山家，一仆忽发狂自挝，口作谵语云：“我虽落拓以死，究是衣冠。何物小人，傲不避路？今惩尔使知。”静山自往视之，曰：“君白昼现形耶？幽明异路，恐于理不宜。

君隐形耶？则君能见此辈，此辈不能见君，又何从而相避？”其仆俄如昏睡，稍顷而醒，则已复常矣。门人桐城耿守愚，狷介自好，而喜与人争礼数。余尝与论此事，曰：“儒者每盛气凌轹，以邀人敬，谓之自重。不知重与不重，视所自为。苟道德无愧于圣贤，虽王侯拥不能荣，



虽胥靡版筑不能辱。可贵者在我，则在外者不足计耳。如必以在外为重轻，是待人敬我我乃荣，人不敬我我即辱，舆台仆妾皆可操我之荣辱，毋乃自视太轻欤？”守愚曰：“公生长富贵，故持论如斯。寒士不贫贱骄人，则崖岸不立，益为人所贱矣。”余曰：“此田子方之言，朱子已驳之，其为客气不待辨。即就其说而论，亦谓道德本重，不以贫贱而自屈；非毫无道德，但贫贱即可骄人也。信如君言，则乞丐较君为更贫，奴隶较君为更贱，群起而骄君，君亦谓之能立品乎？先师陈白崖先生，尝手题一联于书室曰：‘事能知足心常惬，人到无求品自高。’斯真探本之论，七字可以千古矣！”龚集生言：乾隆己未，在京师，寓灵佑宫，与一道士相识，时共杯酌。一日观剧，邀同往，亦欣然相随。薄暮归，道士拱揖曰：“承诸君雅意，无以为酬，今夜一观傀儡可乎？”入夜，至所居室中，惟一大方几，近边略具酒果，中央则陈一棋局。

呼童子闭外门，请宾四面围几坐。酒一再行，道士拍界尺一声，即有数小人长八九寸，落局上，合声演剧。呦呦嚶嚶，音如四五岁童子；而男女装饰，音调关目，一一与戏场无异。一齿句终（传奇以一折为一齿句出。古无是字，始见臣《字汇补注》，曰读如尺。相沿已久，遂不能废。今亦从俗体书之），瞥然不见。

又数人落下，别演一齿句。众且骇且喜。畅饮至夜分，道士命童子于门外几上置鸡卵数百，白酒数罍。戛然乐止，惟闻舖啜之声矣。诘其何术。道士曰：“凡得五雷法者，皆可以役狐。狐能大能小，故遣作此戏，为一宵之娱。然惟供驱使则可。若或役之盗物，役之崇人，或摄召狐女荐



枕席，则天谴立至矣。”众见所未见，乞后夜再观，道士诺之。次夕诣所居，则早起已携童子去。

卜者童西涧言：尝见有二人对弈，一客预点一弈图，如黑九三白六五之类，封置笥中。弈毕发视，一路不差。竟不知其操何术。按《前定录》载：开元中，宣平坊王生，为李揆卜进取。授以一緘，可数十纸，曰：“君除拾遗日发此。”后揆以李弇荐，命宰臣试文词：一题为《紫丝盛露囊赋》，一题为《答吐蕃书》，一题为《代南越献白孔雀表》。揆自午至酉而成，凡涂八字，旁注两句。翌日，授左拾遣。旬馀，乃发王生之緘视之，三篇皆在其中，涂注者亦如之。是古有此术，此人偶得别传耳。夫操管运思，临枰布子，虽当局之人，有不能预自主持者，而卜者乃能先知之。是任我自为之事，尚莫逃定数。巧取强求，营营然日以心斗者，是亦不可以已乎！乌鲁木齐遣犯刚朝荣言：有二人诣西藏贸易，各乘一骡，山行失路，不辨东西。忽十余人自悬崖跃下，疑为夹坝（西番以劫盗为夹坝，犹额鲁特之玛哈沁也）。渐近，则长皆七八尺，身毳毳有毛，或黄或绿，面目似人非人，语啁晰不可辨。知为妖魅，度必死，皆战栗伏地。十余人乃相向而笑，无搏噬之状，惟挟人于腋下，而驱其骡行。至一山坳，置人于地，二骡一推堕坎中，一抽刃屠割，吹火燔熟，环坐吞敢。亦提二人就坐，各置肉于前。察其似无恶意，方饥困，亦姑食之。既饱之后，十余人皆扞腹仰啸，声类马嘶。中二人仍各挟一人，飞越峻岭三四重，捷如猿鸟，送至官路旁，各予以一石，瞥然竟去。石巨如瓜，皆绿松也。携归货之，得价倍于所丧。事在乙酉、丙戌间。朝荣曾见其一人，言之甚



悉。此未知为山精，为木魅，观其行事，似非妖物。殆幽岩穹谷之中，自有此一种野人，从古未与世通耳。

漳州产水晶，云五色皆备，然赤者未尝见，故所贵惟紫。

别有所谓金晶者，与黄晶迥殊，最不易得；或偶得之，亦大如豇豆，如瓜种止矣。惟海澄公家有一三足蟾，可为扇坠，视之如精金熔液，洞彻空明，为希有之宝。杨制府景素官汀漳龙道时，尝为余言，然亦相传如是，未目睹也，姑录之以广异闻。

陈来章先生，余姻家也。尝得一古砚，上刻云中仪凤形。

梁瑶峰相国为之铭曰：“其鸣将将，乘云翱翔。有妣之祥，其鸣归昌。云行四方，以发德光。”时癸巳闰三月也（按：原题惟作闰月，盖古例如斯）。至庚子，为人盗去。丁未，先生仲子闻之，多方购得。癸丑六月，复乞铭于余。余又为之铭曰：“失而复得，如宝玉大弓。孰使之然？故物适逢。譬威凤之翀云，翩没影于遥空；及其归也，必仍止于梧桐。”故家子孙，于祖宗手泽，零落弃掷者多矣。余尝见媒媪携玉佩数事，云某公家求售。外裹残纸，乃北宋槧《公羊传》四页，为怅惘久之。

闻之于先人已失之器，越八载购得，又乞人铭以求其传，人之用心，盖相去远矣。

董家庄佃户丁锦，生一子曰二牛。又一女赘曹宁为婿，相助工作，甚相得也。二牛生一子曰三宝。女亦生一女，因住母家，遂联名曰四宝。其生也同年同月，差数日耳。姑嫂互相抱携，互相乳哺，襁褓中已结婚姻。三宝四宝又



甚相爱，稍长，即跬步不离。小家不知别嫌疑，于二儿嬉戏时，每指曰：“此汝夫，此汝妇也。”二儿虽不知为何语，然闻之则已稔矣。七八岁外，稍稍解事，然俱随二牛之母同卧起，不相避忌。会康熙辛丑至雍正癸卯岁屡歉，锦夫妇并歿。曹宁先流转至京师，贫不自存，质四宝于陈郎中家（不知其名，惟知为江南人）。

二牛继至，会郎中求馆僮，亦质三宝于其家，而诫勿言与四宝为夫妇。郎中家法严，每笞四宝，三宝必暗泣；笞三宝，四宝亦然。郎中疑之，转质四宝于郑氏（或云，即貂皮郑也），而逐三宝。三宝仍投旧媒媪，又引与一家为馆僮。久而微闻四宝所在，乃夤缘入郑氏家。数日后，得见四宝，相持痛哭，时已十三四矣。郑氏怪之，则诡以兄妹相逢对。郑氏以其名行第相连，遂不疑。然内外隔绝，仅出入时相与目成而已。后岁稔，二牛、曹宁并赴京赎子女，辗转寻访至郑氏。郑氏始知其本夫妇，意甚悯恻，欲助之合卺，而仍留服役。其馆师严某，讲学家也，不知古今事异，昌言排斥曰：“中表为婚礼所禁，亦律所禁，违之且有天诛。主人意虽善，然我辈读书人，当以风化为己任，见悖理乱伦而不沮，是成人之恶，非君子也。”以去就力争。郑氏故良懦，二牛、曹宁亦乡愚，闻违法罪重，皆惧而止。后四宝鬻为选人妾，不数月病卒。三宝发狂走出，莫知所终。或曰：“四宝虽被迫胁去，然毁容哭泣，实未与选人共房帟。惜不知其详耳。”果其如是，则是二人者，天上人间，会当相见，定非一瞑不视者矣。惟严某作此恶业，不知何心，亦不知其究竟。然神理昭昭，当无善报。或又曰：“是非泥古，亦非好名，殆觊觎四宝，欲



以自侍耳。”若然，则地狱之设，正为斯人矣。

乾隆戊午，运河水浅，粮艘衔尾不能进。共演剧赛神，运官皆在。方演《荆钗记》投江一出，忽扮钱玉莲者长跪哀号，泪随声下，口喃喃诉不止，语作闽音，啾晰无一字可辨。知为鬼附，诘问其故。鬼又不能解人语。或投以纸笔。摇首似道不识字，惟指天画地，叩额痛哭而已。无可如何，掖于岸上，尚呜咽跳掷，至人散乃已。久而稍苏，自云突见一女子，手携其头自水出。骇极失魂，昏然如醉，以后事皆不知也。此必水底羁魂，见诸官会集，故出鸣冤。然形影不睹，言语不通。遣善泅者求尸，亦无迹。旗丁又无新失女子者，莫可究诘。乃连衔具牒，焚于城隍祠。越四五日，有水手无故自刭死，或即杀此女子者，神谴之欤？郑太守慎人言：尝有数友论闽诗，于林子羽颇致不满。夜分就寝，闻笔砚格格有声，以为鼠也。次日，见几上有字二行，曰：“如‘撒雨古潭暝，礼星寒殿开’，似钱、郎诸公都未道及，可尽以为唐摹晋帖乎？”时同寝数人，书皆不类；数人以外，又无人能作此语者。知文士争名，死尚未已，郑康成为厉之事，殆不虚乎？黄小华言：西城有扶乩者，下坛诗曰：“簌簌西风木叶飞，断肠花谢雁来稀。吴娘日暮幽房冷，犹著玲珑白苧衣。”皆不解所云。乩又书曰：“顷过某家，见新来稚妾，锁闭空房。流落仳离，自其定命；但饥寒可念，枵触人心，遂惻然咏此。敬告诸公，苟无驯狮、调象之才，勿轻举此念，亦阴功也。”请问仙号。书曰：“无尘。”再问之，遂不答。按李无尘，明末名妓，祥符人。开封城陷，殁于水。有诗集，语颇秀拔。其哭王烈女诗曰：“自嫌予有泪，敢谓世无人！”措



词得体，尤为作者所称也。

“遗秉”、“滞穗”，寡妇之利，其事远见于周雅。乡村麦熟时，妇孺数十为群，随刈者之后，收所残剩，谓之拾麦。

农家习以为俗，亦不复回顾，犹古风也。人情渐薄，趋利若鹜，所残剩者不足给，遂颇有盗窃攘夺，又浸淫而失其初意者矣。

故四五月间，妇女露宿者遍野。有数人在静海之东，日暮后趁凉夜行，遥见一处有灯火，往就乞饮。至则门庭华焕，僮仆皆鲜衣；堂上张灯设乐，似乎燕宾。遥望三贵人据榻坐，方进酒行炙。众陈投止意，阖者为白主人，颔之。俄又呼回，似附耳有所嘱。阖者出，引一媪悄语曰：“此去城市稍远，仓卒不能致妓女。主人欲于同来女伴中，择端正者三人侑酒荐寝，每人赠百金；其余亦各有犒赏。媪为通词，犒赏当加倍。”媪密告众。众利得资，怂恿幼妇应其请。遂引三人入，沐浴妆饰，更衣裙侍客；诸妇女皆置别室，亦大有酒食。至夜分，三贵人各拥一妇入别院，阖家皆灭烛就眠。诸妇女行路疲困，亦酣卧不知晓。比日高睡醒，则第宅人物，一无所睹，惟野草芄芄，一望无际而已。寻觅三妇，皆裸露在草间，所更衣裙已不见，惟旧衣抛十馀步外，幸尚存。视所与金，皆纸铤。疑为鬼。而饮食皆真物，又疑为狐。或地近海滨，蛟螭水怪所为欤？贪利失身，乃只博一饱。想其惘然相对，忆此一宵，亦大似邯郸枕上矣。先兄晴湖则曰：“舞衫歌扇，仪态万方，弹指繁华，总随逝水。鸳鸯社散之日，茫茫回首，旧事皆空，亦与三女子裸露草间，同一梦醒耳。岂但海市蜃楼，



为顷刻幻景哉！”乌鲁木齐参将德君楞额言：向在甘州，见互控于张掖令者，甲云造言污蔑，乙云事有实证。讯其事，则二人本中表。甲携妻出塞，乙亦同行。至甘州东数十里，夜失道。遇一人似贵家仆，言此僻径少人，我主人去此不远，不如投止一宿，明日指路上官道。随行三四里，果有小堡。其人入，良久出，招手曰：“官唤汝等入。”进门数重，见一人坐堂上，问姓名籍贯，指挥曰：“夜深无宿饭，只可留宿。门侧小屋，可容二人；女子令与媪婢睡可也。”二人就寝后，似隐隐闻妇唤声。暗中出视，摸索不得门。唤声亦寂，误以为耳偶鸣也。比睡醒，则在旷野中。急觅妇，则在半里外树下，裸体反接，鬢乱钗横，衣裳挂在高枝上。言一婢持灯导至此，有华屋数楹，婢媪数人。

俄主人随至，逼同坐。拒不肯，则婢媪合手抱持，解衣缚臂置榻上。大呼无应者，遂受其污。天欲明，主人以二物置颈旁，屋宇顿失，身已卧沙石上矣。视颈旁物，乃银二铤，各铸重五十两，其年号则崇祯，其县名则榆次。土蚀黑黯，真百年以外铸也。甲戒乙勿言，约均分。后违约，乙怒诟争，其事乃泄。

甲夫妇虽坚不承，然诘银所自，则云拾得；又诘妇缚伤，则云搔破。其词闪烁，疑乙语未必诳也。令笑谴甲曰：“于律得遗失物当入官。姑念尔贫，可将去。”又瞋视乙曰：“尔所告如虚，则同拾得，当同送官，于尔无分；所告如实，则此为鬼以酬甲妇，于尔更无分。再多言，且笞尔。”并驱之出。以不理理之，可谓善矣。此与拾麦妇女事相类。一以巧诱而以利移其心，一以强胁而以利消其怒。



其揣度人情，投其所好，伎俩亦略相等也。

金重牛鱼，即沈阳鲟鳇鱼，今尚重之。又重天鹅，今则不重矣。辽重毗离，亦曰毗令邦，即宣化黄鼠，明人尚重之，今亦不重矣。明重消熊栈鹿，栈鹿当是以栈饲养，今尚重之；消熊则不知为何物，虽极富贵家，问此名亦云未睹。盖物之轻重，各以其时之好尚，无定准也。记余幼时，人参、珊瑚、青金石价皆不贵，今则日昂。绿松石、碧鸦犀价皆至贵，今则日减。

云南翡翠玉，当时不以玉视之，不过如蓝田乾黄，强名以玉耳；今则以为珍玩，价远出真玉上矣。又灰鼠旧贵白，今贵黑。

貂旧贵长毳，故曰丰貂，今贵短毳。银鼠旧比灰鼠价格略贵，远不及天马，今则贵几如貂。珊瑚旧贵鲜红如榴花，今则贵淡红如樱桃，且有以白类车渠为至贵者。盖相距五六十年，物价不同已如此，况隔越数百年乎！儒者读《周礼》蚘酱，窃窃疑之，由未达古今异尚耳。

八珍惟熊掌、鹿尾为常见，驼峰出塞外，已罕觐矣（此野驼之单峰，非常驼之双峰也。语详《槐西杂志》）。猩唇则仅闻其名。乾隆乙未，闽抚军少仪乞鬼余二枚，贮以锦函，似甚珍重。乃自额至颏全剥而腊之，口鼻眉目，一一宛然，如戏场面具，不仅两唇。庖人不能治，转赠他友。其庖人亦未知，又复别赠，不知转落谁氏，迄未晓其烹饪法也。

李又聃先生言：东光毕公（偶忘其名，官贵州通判，征苗时运饷遇寇，血战阵亡者也）尝奉檄勘苗峒地界，土官盛宴款接。宾主各一磁盖杯置面前，土官手捧启视，则



贮一虫如蜈蚣，蠕蠕旋动。译者云，此虫兰开则生，兰谢则死，惟以兰蕊为食，至不易得。今喜值兰时，搜岩剔穴，得其二。故必献生，表至敬也。旋以盐末少许洒杯中，覆之以盖。须臾启视，已化为水，湛然净绿，莹澈如琉璃，兰气扑鼻。用以代醯，香沁齿颊，半日后尚留馀味，惜未问其何名也。

西域之果，蒲桃莫盛于土鲁番，瓜莫盛于哈密。蒲桃京师贵绿者，取其色耳。实则绿色乃微熟，不能甚甘；渐熟则黄，再熟则红，熟十分则紫，甘亦十分矣。此福松岩额駉（名福增格，怡府婿也）镇辟展时为余言。瓜则充贡品者，真出哈密。

馈赠之瓜，皆金塔寺产。然贡品亦只熟至六分有奇，途间封闭包束，瓜气自相郁蒸，至京可熟至八分。如以熟八九分者贮运，则蒸而霉烂矣。余尝问哈密国王苏来满（额敏和卓之子）：“京师园户，以瓜子种植者，一年形味并存；二年味已改，惟形粗近；三年则形味俱变尽。岂地气不同欤？”苏来满曰：“此地上暖泉甘而无雨，故瓜味浓厚。种于内地，固应少减，然亦养子不得法。如以今年瓜子，明年种之，虽此地味亦不美，得气薄也。其法当以灰培瓜子，贮于不湿不燥之空仓，三五年后乃可用。年愈久则愈佳，得气足也。若培至十四五年者，国王之圃乃有之，民间不能待，亦不能久而不坏也。”其语似为近理。然其灰培之法，必有节度，亦必有宜忌，恐中国以意为之，亦未必能如所说耳。

裘超然编修言：杨勤恇公年幼时，往来乡塾，有绿衫女子时乘墙缺窥之。或偶避入，亦必回眸一笑，若与目成。



公始终不侧视。一日，拾块擲公曰：“如此妍皮，乃裹痴骨！”公拱手对曰：“钻穴逾墙，实所不解。别觅不痴者何如？”女子忽瞠目直视曰：“汝狡黠如是，安能从尔索命乎？且待来生耳。”散发吐舌而去，自此不复见矣。此足见立心端正，虽冤鬼亦无如何。又足见一代名臣，在童稚之年，已自树立如此也。

河间王仲颖先生（安溪李文贞公为先生改字曰仲退。然原字行已久，无人称其改字也），名之锐，李文贞公之高弟。经术湛深，而行谊方正，粹然古君子也。乙卯、丙辰间，余随姚安公在京师，先生犹官国子监助教，未能一见，至今怅然。相传先生夜偶至邸后空院，拔所种菜蕒下酒，似恍惚见人影，疑为盗。倏已不见，知为鬼魅，因以幽明异路之理厉声责之。闻丛竹中人语曰：“先生邃于《易》，一阴一阳，天之道也。人出以昼，鬼出以夜，是即幽明之分。人居无鬼之地，鬼居无人之地，是即异路焉耳。故天地间无处无人，亦无处无鬼，但不相干，即不妨并育。使鬼昼入先生室，先生责之是也。今时已深更，地为空隙，以鬼出之时，入鬼居之地，即不秉烛，又不扬声，猝不及防，突然相遇，是先生犯鬼，非鬼犯先生。敬避似已足矣，先生何责之深乎？”先生笑曰：“汝词直，姑置勿论。”自拔菜蕒而返。后以语门人，门人谓：“鬼既能言，先生又不畏怖，何不叩其姓字，暂假词色，问冥司之说为妄为真，或亦格物之一道。”先生曰：“是又人与鬼狎矣，何幽明异路之云乎？”郑慎人言：曩与数友往九鲤湖，宿仙游山家。夜凉未寝，出门步月。忽清风冷然，穿林而过，木叶簌簌，栖鸟惊飞。觉有种种花香，沁人心骨，



出林后沿溪而去。水禽亦磔格乱鸣，似有所见。然凝睇无睹也，心知为仙灵来往。次日，寻视林内，微雨新晴，绿苔如罽，步步皆印弓弯；又有跣足之迹，然总无及三寸者。溪边泥迹亦然。数之，约二十余人，指点徘徊，相与叹异，不知是何神女也。慎人有四诗纪之，忘留其稿，不能追忆矣。慎人又言：一日，庭花盛开，闻婢姬惊相呼唤。推窗视之，竟以手指桂树杪，乃一蛺蝶大如掌，背上坐一红衫女子，大如拇指，翩翩翔舞。斯须过墙去，邻家儿女又惊相呼唤矣。此不知为何怪，殆所谓花月之妖欤？说此事时，在刘景南家，景南曰：“安知非闺阁游戏，以蓬草花朵中人物，缚于蝶背而纵之耶？”是亦一说。慎人曰：“实见小人在蝶背，有髻控驾馭之状，俯仰顾盼，意态生动，殊不类偶人也。”是又不可知矣。

舅氏安公介然言：曩随高阳刘伯丝先生官瑞州，闻城西土神祠有一泥鬼忽仆地，又一青面赤发鬼，衣装面貌与泥鬼相同，压于其下。视之，则里中少年某，伪为鬼状也，已断脊死矣。

众相骇怪，莫明其故。久而有知其事者曰：“某邻妇少艾，挑之，为所詈。妇是日往母家，度必夜归过祠前。祠去人稍远，乃伪为鬼状伏像后，待其至而突掩之，将乘其惊怖昏仆，以图一逞。不虞神之见谴也。”盖其妇弟预是谋，初不敢告人，事定后，乃稍稍泄之云。介然公又言：有狂童荡妇，相遇于河间文庙前，调谑无所避忌。忽飞瓦破其脑，莫知所自来也。夫圣人道德侔乎天地，岂如二氏之教，必假灵异而始信，必待护法而始尊哉！然神鬼搗呵，则理所应有。必谓朱锦作会元，由于前世修文庙，视圣人



太小矣。必谓数仞宫墙，竟无灵卫，是又儒者之迂也。

三座塔（蒙古名古尔板苏巴尔，汉唐之营州柳城县，辽之兴中府也。今为喀刺沁右翼地）金巡检言（裘文达公之侄婿，偶忘其名）：有樵者山行遇虎，避入石穴中，虎亦随入。穴故嵌空而缭曲，辗转内避，渐不容虎。而虎必欲搏樵者，努力强入。樵者窘迫，见旁一小窦，尚足容身，遂蛇行而入；不意蜿蜒数步，忽睹天光，竟反出穴外。乃力运数石，窒虎退路，两穴并聚柴以焚之。虎被熏灼，吼震岩谷，不食顷，死矣。此事亦足为当止不止之戒也。

金巡检又言：巡检署中一太湖石，高出檐际，皴皱斑驳，孔窍玲珑，望之势如飞动。云辽金旧物也。考金尝拆艮岳奇石，运之北行，此殆所谓“卿云万态奇峰”耶？然金以大定府为北京，今大宁城是也。辽兴中府，金降为州，不应置石于州治，是又疑不能明矣。又相传京师兔儿山石，皆艮岳故物，余幼时尚见之。余虎坊桥宅，为威信公故第，厅事东偏，一石高七八尺，云是雍正中初造宅时所赐，亦移自兔儿山者。南城所有太湖石，此为第一，余又号“孤石老人”，盖以此云。

京师花木最古者，首给孤寺吕氏藤花，次则余家之青桐，皆数百年物也。桐身横径尺五寸，耸峙高秀，夏月庭院皆碧色。

惜虫蛀一孔，雨渍其内，久而中朽至根，竟以枯槁。吕氏宅后售与高太守兆煌，又转售程主事振甲。藤今犹在，其架用梁栋之材，始能支柱。其阴覆厅事一院，其蔓旁引，又覆西偏书室一院。花时如紫云垂地，香气袭衣。慕堂孝廉在日（慕堂名元龙，庚午举人，朱石君之妹婿也。与余



同受业于董文恪公)，或自宴客，或友人借宴客，觞咏殆无虚夕。迄今四十余年，再到曾游，已非旧主，殊深邻笛之悲。倪才畴年丈尝为题一联曰：“一庭芳草围新绿，十亩藤花落古香。”书法精妙，如渴骥怒猊，今亦不知所在矣。

陈句山前辈移居一宅，搬运家具时，先置书十余篋于庭。

似闻树后小语曰：“三十余年，此间不见此物也。”视之阒如。

或曰：“必狐也。”句山掉首曰：“解作此语，狐亦大佳。”先祖光禄公，康熙中于崔庄设质库，司事者沈玉伯也。尝有提傀儡者，质木偶二箱，高皆尺余，制作颇精巧。逾期未赎，又无可转售，遂为弃物，久置废屋中。一夕月明，玉伯见木偶跳舞院中，作演剧之状。听之，亦啾啾似度曲。玉伯故有胆，厉声叱之。一时迸散。次日，举火焚之，了无他异。盖物久为妖，焚之则精气烁散，不复能聚。或有所凭亦为妖，焚之则失所依附，亦不能灵，固物理之自然耳。

献县一令，待吏役至有恩。歿后，眷属尚在署，吏役无一存问者。强呼数人至，皆狰狞相向，非复曩时，夫人愤恚，恸哭柩前，倦而假寐。恍惚见令语曰：“此辈无良，是其本分。”

吾望其感德已大误，汝责其负德，不又误乎？”霍然忽醒，遂无复怨尤。

康熙末，张歌桥（河间县地）有刘横者（横读去声，以其强悍得此称，非其本名也），居河侧。会河水暴满，



小舟重载者往往漂没。偶见中流一妇，抱断橹浮沉波浪间，号呼求救。

众莫敢援，横独奋然曰：“汝曹非丈夫哉，乌有见死不救者！”自棹舴舺追三四里，几覆没者数，竟拯出之。越日，生一子，月余，横忽病，即命妻子治后事。时尚能行立，众皆怪之。横太息曰：“吾不起也。吾援溺之夕，恍惚梦至一官府。吏卒导入，官持簿示吾曰：‘汝平生积恶种种，当以今岁某日死，堕豕身，五世受屠割之刑。幸汝一日活二命，作大阴功，于冥律当延二纪。今销除寿籍，用抵业报，仍以原注死日死。缘期限已迫，恐世人昧昧，疑有是善事，反促其生。故召尔证明，使知其故。今生因果并完矣，来生努力可也。’醒而心恶之，未以告人。今届期果病，尚望活乎？”既而竟如其言。此见神理分明，毫厘不爽。乘除进退，恒合数世而计之。勿以偶然不验，遂谓天道无知也。

郑苏仙言：有约邻妇私会，而病其妻在家者，夙负妻家钱数千，乃遣妻赍还。妻欣然往。不意邻妇失期，而其妻乃途遇强暴，尽夺衣裙簪珥，缚置秫丛。皆客作流民，莫可追诘。其夫惟俯首太息，无复一言。人亦不知邻妇事也。后数年，有村媪之子挑人妇女，为媪所觉，反覆戒饬，举此事以明因果。人乃稍知。盖此人与邻妇相闻，实此媪通词，故知之审；惟邻妇姓名，则媪始终不肯泄，幸不败焉。

狐所幻化，不知其自视如何，其互相视又如何。尝于《滦阳消夏录》论之。然狐本善为妖惑者也。至鬼则人之余气，其灵不过如人耳。人不能化无为有，化小为大，化

